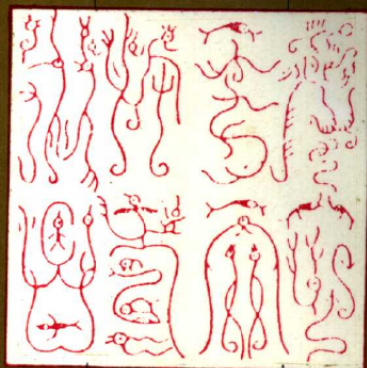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



三蘇後代研究

舒大剛 著

巴蜀書社

18
8
4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第一輯

三蘇後代研究

舒大剛 著

責任編輯:譚曉紅

封面設計:王蓉貴 陳 榮

封面題簽:劉 琳

版式設計:王蓉貴

三蘇後代研究

舒大剛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3號)

四川省地礦局測繪隊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1.625

286千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50冊

ISBN7—80523—727—1/K·150 定價:19.50圓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總序

曾棗莊

宋代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它對明清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已為學術界所公認。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鄧廣銘先生也認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由于前輩學者的倡導，宋代文化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績，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論著。但比起宋代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來，我們仍需繼續努力，進一步加強宋代文化研究工作。

宋代文化不是某一領域繁榮，而是各個領域普遍繁榮。宋人十分重視前代文化遺產，對前人著述進行了大量的搜求、整理、研究工作，宋以前不少著述之能流傳至今，宋人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宋人學古而不泥古，他們在廣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全面創新，在哲學上崇尚義理，富有思辯能力，

創立了龐大的新儒學體系——理學。在文學藝術上崇尚清瘦雅淡，形成了與渾厚豐潤的唐風有明顯區別的宋調。「不踐前人舊行迹」（張耒《讀魯直詩》），這幾乎是宋人的普遍心理狀態。加強宋代文化研究，首先應加強對宋代文化各個領域的研究，闡明宋人在這些不同的文化領域取得了哪些超過前人的成就。

所謂華夏民族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也不是說整個趙宋之世的文化都很繁榮。宋代文化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宋初數十年是宋代文化的基礎建設階段，相繼編纂了《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并大量雕刻佛經，整理醫書。但這只為後來的文化繁榮創造了條件，還未達到真正的繁榮。北宋前期播下的種子，到北宋中後期才開花結果。理學有二程兄弟，史學有司馬光，文學更是群星璀璨，三大文學群體即嘉祐年間的歐陽修及其門人、元祐年間的蘇軾及蘇門四學士、北宋末年服膺黃庭堅的江西詩派，都相繼出現在這一階段，這是宋代文化的鼎盛時期。北宋滅亡并未造成宋代文化的衰落，相反倒使徽宗朝漸趨沉寂的宋代文化重新振作起來。開禧北伐的失敗才標誌着宋代文化走下坡路，因為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栻、陸九淵，著名史學家鄭樵、李燾、徐夢莘、袁樞，著名文學家陸游、范成大、楊萬里、辛弃疾，都在此前先後去世，而此後的真德秀、魏了翁遠沒有二程、朱熹那樣高的理論建樹，文學領域的江湖派、永嘉四靈也根本不能與北宋的歐、曾、王、蘇及南宋的中興四杰媲美。加強宋代文化研究還應加強對宋代文化各個領域演變興衰過程的研究。

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臺，在文化領域特別活躍，宋主好文，宋代諸帝都好讀書、聚書，組織文臣編書，并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寬松的文化政策使宋代士人敢于疑古和創新，科舉制度改革促使教育普及，雕版印刷推動文化普及，等等。加強宋代文化研究還需從多方面研究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及不同階段演變興衰的原因，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編纂《全宋文》使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也訓練出一支專業隊伍，形成了以宋代文化研究為中心的研究方向，為系統從事宋代文化研究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從一九九一年開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起，我們每年出了一輯論文集《宋代文化研究》，現已出到第五輯，發表論文近百篇。《全宋文》基本編完後，全所研究人員已有時間和精力對宋代文化作更深入的研究，撰寫各種專著。為使這些專著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擬以《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的形式提供給學術界。這樣，既便于研究者個人對某一領域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又便于全所對某些課題組織集體攻關，開拓研究領域，加強研究力度。

目錄

第一編 蘇氏六子行實考	一
-------------	---

小引：三蘇子嗣及其分佈概說	一
---------------	---

一、蘇邁行實考	八
---------	---

二、蘇迨行實考	一九
---------	----

三、蘇過墓誌銘箋	四二
----------	----

四、蘇遲行實考	五〇
---------	----

五、蘇适墓誌銘箋	六六
----------	----

六、蘇遠行實考	七七
---------	----

第二編 三蘇後代文獻考	八五
-------------	----

一、三蘇後代藝文徵略	八五
------------	----

二、《斜川集》叙錄	九三
-----------	----

三、《斜川集》補遺	一〇八
-----------	-----

四、斜川詩文真偽考	一二五
五、蘇籀與《雙溪集》	一三五
六、《樂城遺言提要》箋疏	一五〇
第三編 蘇過蘇籀年譜	一五七
一、蘇過年譜卷上（自熙寧五年一歲，至建中靖國元年三十歲，皆隨侍父軾左右）	一五七
二、蘇過年譜卷中（自崇寧元年三十一歲，至政和元年四十歲，皆閑居潁昌）	二一一
三、蘇過年譜卷下（自政和二年四十一歲，至宣和五年五十二歲，皆展轉爲地方官）	二三〇
四、蘇籀年譜卷上（自元祐六年一歲，至紹興十年五十歲，身經北宋南宋離亂之苦）	二八〇
五、蘇籀年譜卷下（自紹興十一年五十一歲，至隆興二年七十四歲，仕歷中外，歸家以卒）	三二六
附錄	三五五
（一）蘇符行狀	三五五
（二）蘇峴墓誌銘	三五七
後記	三六一

第一編 蘇氏六子行實考

小引：三蘇子嗣及其分佈概說

三蘇後代，實繁其徒，但因時代久遠，文獻難徵，又加繫于黨錮，正史缺傳，故行實多晦，事迹不明。茲編所述，亦只舉其顯者著者，求其大概而已。

「老蘇」蘇洵有子三人，長子蘇景先，早卒，無事迹傳世，蘇轍《次韵子瞻寄質生日》「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一」（《樂城後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下引同此）即指此而言。次子蘇軾，字子瞻，號東坡；三子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兄弟一時馳名，人稱「大、小蘇」。正史皆有傳，茲不贅。

大蘇小蘇子輩共六人，兄弟各三子。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稱蘇軾「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東都事略·蘇軾列傳》、《宋史·蘇軾傳》同，

文字略異。蘇軾侍妾王朝雲尙生一子，名遯，小名幹兒，蘇軾《朝雲墓誌銘》：「生子遯，末期而夭。」東坡有詩哭之：《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頗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詩哭之》（《蘇軾詩集》卷二三，中華書局本，下稱《詩集》）。東坡共有子四人，成人者三人（據陸游《家世舊聞》卷下、《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宋史·梁師成傳》載，徽宗朝宦者，倖臣（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疑不可靠）。南宋孫汝聽《蘇穎濱年表》：「三子：遲，字伯充，官至大中大夫、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十五年卒，适，字仲南，官至承議郎、通判廣信軍，宣和四年卒，遜，字叔寬，官奉議郎，通判瀘州潼川府，靖康元年卒。」（遜，又名遯）《宋史·蘇轍傳》同。穎濱三子皆成人。

軾孫輩十三人：《東坡先生墓誌銘》載「孫男六人：箴、符、箕、籥、奎、箒」，此建中靖國元年東坡卒時事。至宣和末靖康初，東坡又添數孫，宣和七年晁說之作《蘇叔黨墓誌銘》稱過有「男七人：籥、籍、節、笈、箴、竺」（《宋史·蘇軾傳》附《蘇過傳》「箴、竺」作「箴、節」），南宋韓元吉作《蘇峴墓誌銘》載迨有子名「箕」。去其重複，東坡共有男孫十三人。其中蘇符，南渡後官至禮部尚書，蘇籍官至太常主簿，提點刑獄（二人《宋史翼》卷四有傳），其餘仕履皆不詳。蘇轍孫輩九人：《蘇穎濱年表》謂「遲二子：簡、策，适三子：籥、範、梁，遜四子：筠、箴、箱、箴。」《年表》爲南宋人孫汝聽所作，其後穎濱不再添孫。其中籥至大府寺丞，將作監丞，紹興府參議，衢州通判，簡至廣東帥臣，直龍圖閣，蘇策台州守。（以上三人《敬鄉錄》卷七、《宋史翼》卷四有傳）

二蘇曾孫輩，因材料缺乏，已不可詳計。《蘇符行狀》載「遇靖康兵禍，先夫人與七子俱沒虜中。」

見蘇符一人即有七子。其可考者唯蘇山。蘇山，字壽父，光宗時曾爲賀金正旦使，太府丞，司農少卿（清張道《蘇亭詩話》卷五《補注類》：「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以示薪王長子莊敏公。」）又按：山字壽父，即放翁所云藏公墨迹者（《蘇峴墓誌銘》載蘇籥二子蘇嶠、蘇峴。嶠字季眞，官給事中，顯謨閣待制；峴字叔子，官太常主簿，福建等處轉運使，祕閣修撰；又有蘇昭廣，字邦振，亦蘇軾孫，紹興三十一年爲湖南提舉常平使者，淳熙中官徽猷閣待制，知當塗，給事中。（宋王質《雪山集》卷五《跋蘇給事放白鵬帖》：「公今爲徽猷閣待制，鎮當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略）名昭廣，字邦振。」）穎濱曾孫可知者僅三人：蘇謬、蘇誦、蘇詡。謬字伯昌，簡長子，官知州，祕閣修撰，江東轉運使，誦字伯言，簡次子，官知州（二人俱見《敬鄉錄》卷七）；詡，籀子，知筠州（見《雙溪集後跋》）。

二蘇玄孫輩更不可詳知。《蘇峴墓誌銘》載峴有「男六人：杲，迪功郎，嚴州桐廬縣尉，格，以繼季眞而夭；杲，以繼族兄奕，世迪功郎，監行在省倉下界，極，將仕郎，移、杞，皆力進士，欲自奮，公有遺澤，相遜而未承也，公之教爲可知矣。女一，適施槃。」蘇杲，又作蘇石，《宋詩紀事》卷五九有「蘇石」，慶元中官溧陽令，有詩傳世，未知即此蘇杲否（按《宋詩紀事小傳補正》以爲即蘇河，未知孰是）。陸游、周必大《題跋》所載蘇植、蘇朴，皆從「木」旁，爲二蘇玄孫，植爲符孫，王文誥《蘇海識餘》卷四：「（符）孫植，官宣教郎，嘉定中知新繁縣（詳下）。蘇轍玄孫可知者三人：蘇森、蘇林、蘇麗。蘇森，詡子，亦官筠州（見《樂城集跋》）；知道州（周必大《書穎濱遺言後》）；澧州（《隆慶岳州府志》卷三）；林字伯茂，謬子，官通判，知州、都進奏院（見《敬鄉錄》卷七）；蘇麗，見宋

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七，事迹不詳。二蘇雲孫輩，僅知蘇峴有「孫男五，孫女六」，其他殆不可知。至于文獻中常有蘇氏嗣孫出現，因與三蘇之學無大關聯，茲不備述（參曾棗莊《三蘇後代考略》，載《古籍整理研究》一九八五年創刊號）。

蘇子孫分佈，幾遍東西南北。二蘇在世時，子孫已分散各處。紹聖元年，蘇軾貶官惠州，遣長子邁、次子迨將家人居宜興（今江蘇宜興），獨與幼子過赴貶所；蘇轍貶筠州，留長子遲、次子适居潁昌（今河南許昌市），亦與幼子遠南遷。蘇軾《和陶貧士·引》曰：「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伊邇，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七篇，以寄許下（即潁昌）、高安（即筠州）、宜興諸子姪。」有曰：「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詩集》卷三九）即此之謂。其後蘇邁求爲仁化令，以便養親，章惇等以仁化與惠州地近阻之，邁不得赴。既而蘇軾再遷儋耳，蘇邁遂家于惠。三年後，蘇軾內遷廉州、永州，蘇迨亦自宜興至惠。蘇轍再貶雷州，繼遷循州，蘇遲、蘇适都曾數次探親，往來于南北之間。建中靖國元年，軾、轍遇赦北歸，邁、迨舉家發惠州，與父軾、弟過相會于廣州，一道北返，至常州而蘇軾卒。轍至許昌，遂與三子定居于此。次年（崇寧元年），蘇軾三子扶喪北上，葬蘇軾于汝州郟城縣小峨眉山，亦歸潁昌，從叔父爲居。蘇籀《樂城遺言》云：「東坡病歿于晉陵（即常州），伯達（邁）、叔仲（迨）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千數百錢，悉以助焉。」蘇過其時在郟縣居喪，服除亦歸許下。是時，軾、轍兩房大小近二百餘口，團聚一處，皆居潁昌。靖康之亂，蘇氏子孫再次分散，四處流離。此後蘇氏子孫，大致分成四支，即許昌、眉山、宜

興、婺州。許昌蘇氏：蘇山撰《蘇符行狀》稱「方先公在秦亭，家留潁昌，遇靖康兵禍，先夫人與七子俱沒虜中」，可見，蘇符七個兒子都被金人拘留。此外，蘇過孫蘇嶠、蘇峴初亦陷于金人，直至紹興中宋金關係緩和，蘇符出使金國，才將他們帶回。韓元吉《蘇峴墓誌銘》「中興渡江始，諸孫有顯者，其二曾孫隔在許昌，相繼來歸，（略）一曰嶠，字季眞，歷諫省，給事黃扉，待制顯謨閣，次則公（蘇峴）也」，即其證。金人對二蘇道德文章十分崇拜，其子孫之在北方者，當亦得其所歸，故蘇氏子孫未南歸者亦不少，惜無以詳考其情，今唯知金蘇宗之嗣之即蘇氏後裔。劉祁《歸潛志》：「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即其證。明清之後，代有傳人。乾隆《重修許州志》卷八：「蘇過（略）後與叔子由同居許下，代有傳人。金之蘇宗之，明之蘇太常，興朝之明經進士蘇羽宸、蘇濟世，皆其後裔。」其中除「蘇太常」（蘇平仲，字伯衡，係蘇轍十世孫）外，其他諸位，當即蘇過子孫留北而顯達者。

眉山蘇氏：自熙寧元年二蘇離蜀，屢次欲返，皆未成行。其子輩，僅蘇轍三子曾經回蜀：次子蘇适曾兩次返蜀祭掃祖墳，幼子遠入蜀爲瀘州潼川府通判，長子遲爲戎州通判。但都未在蜀中定居，亦不見在蜀中留下子息的記載。二蘇孫輩入蜀定居者，有蘇符、蘇籍，皆蘇軾孫。靖康亂時，蘇符、蘇籍都在今陝西境內爲官，蘇籍自關陝沿漢水東下，徘徊于荆湘，卒歸于東南，從伯父（亦是生父）蘇遲居婺州。蘇符則自陝越關，進入四川，後來他曾出川作過許多任中央和地方官，但最終還是歸老并卒于四川，「葬于眉山縣修文鄉順化里」。（《蘇符行狀》）蘇籍，紹興十年爲太常主簿，十二

年罷，至二十五年乃起爲湖南提刑，紹興末亦回蜀，日與名士「以文字往還」，與蘇符號「大蘇」、「小蘇」（李石《方舟集》卷一五《范元公墓誌銘》、卷一六《資州程使君墓誌銘》，參《蘇轍年譜》卷下紹興三十年）後蘇符孫蘇植亦在蜀爲官，《成都府志》：「蘇植，眉山人也。宋嘉定間知新繁縣。」（《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符、籍、植居蜀，故眉山在二蘇出川之後，猶有蘇氏子孫。

宜興蘇氏（包括居常州、居蘇州之蘇氏）：爲蘇軾子孫。韓元吉《蘇峴墓誌銘》：「始文忠公愛陽羨山水，買田欲居，僅田數畝，屋數楹也，而家于許昌。至離亂，駕部即世，歐陽夫人始居陽羨。」（《南澗甲乙稿》卷二一）陽羨即宜興，駕部即蘇迨。據韓元吉撰碑，知迨卒于靖康中，夫人歐陽氏，其子蘇實、孫女某皆居宜興。紹興中，蘇峴、蘇嶠自許昌來歸，亦居宜興，峴過繼給蘇實爲後。《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遊山錄》云：「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潁昌，陷金。尙書（蘇）符奉使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據此，不僅蘇實、蘇峴、蘇嶠居此，而且蘇軾三子後代皆賴此爲養。乾隆《重刊宜興縣志》稱「（東坡）少子過後亦來居，曾孫峴，乾道中爲大府寺丞，尙居宜興」（過《斜川集》有《橫山道中》詩，橫山在宜興，知過曾居宜興），見周氏之言不虛。又《繫年要錄》及《宋史翼》載紹興十三年，蘇符除遂寧府知府，符因有田在蘇，不欲赴任，因「留居之」，蘇亦在常州附近。《雙溪集》卷四有詩題稱「毗陵家弟季文」，季文即蘇籍，蘇過子，毗陵即常州，蘇軾嘗購房于常，紹興末子孫居之。可見，自北宋末蘇軾購田于宜興，購房于常州，至紹興年間，其子孫即聚居于彼。

婺州蘇氏，爲蘇轍之子孫。建炎二年，蘇遲知婺州。因有惠于民，鄉民德之，遂家于彼。《敬鄉錄》卷七《蘇遲傳》載，遲奏減婺州上供羅，「父老立碑祠，因家焉」；柳貫《題坡翁書寄鄧道士》亦謂「（遲）紹興中（應爲建炎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留居之。婺有蘇氏，實始于是。」遲子籀（爲适後）即與遲居婺三十年，其後人在于婺州，世有達者，元末明初大文學家蘇平仲即其人也。

此外，家乘族譜，地輿方志，多自託三蘇裔嗣，北自河南河北，南到惠州海南，在在而有。從二蘇生活經歷看，不無可能，只因不見于正規文獻，故暫時不予討論。

一、蘇邁行實考

蘇邁，字伯達，蘇軾前妻王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生于眉山。

蘇軾《亡妻王氏墓誌銘》說：「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王）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蘇過《送仲豫兄（蘇迨）赴官武昌叙》說：「長兄年五十有三，猶爲州縣吏。」蘇過此叙作于政和元年（一一一一），上數五十三年即嘉祐四年。時蘇軾進士及第，未及調官，即因母喪居于故里眉山。

蘇軾通判杭州，蘇邁年十四，與孫臯（志康）同學于蘇軾。

孫臯，字志康，孫立節子。蘇過《孫志康墓誌銘》：「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立節）使其子志康，贊所業以見，願留授經于門下。時年未弱冠。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

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冬，邁年十九，娶石昌言孫女爲婦。

蘇軾《與眉守黎希聲》書（三）：「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范鎮）園中。」（《全宋文》第四三冊卷一九〇二，下引準此）又《與邁求婚啓》：「里閭之遊，篤于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樸魯，近憑一藝于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同上四三冊卷一八八九）又《下財啓》：「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閭之雖微，恃

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雁之儀。庶微福于前人，永交歡于二姓。」（同前）王文誥《蘇詩總案》（下稱「總案」）卷一五：「邁是年十九歲，其婿于誰氏，不可考也。」今按：眉山「文革」中出土（一九八三年披露）蘇山撰《蘇符行狀》：「父諱邁，母石氏，故中書舍人（石）昌言之孫。」石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于知制誥」（蘇軾《跋送石昌言引》，《全宋文》第四四冊卷一九三三），眉山人，蘇海幼姊邁昌言之兄弟石揚言（見蘇軾《蘇廷評行狀》，《全宋文》第四五冊卷一九九二），故《求婚啓》云「里閭之遊，篤于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下財啓》又云「庶微福于前人，永交歡于二姓。」又清張道《蘇亭詩話》卷二《故事類》上：「邁字伯達，見《斜川集》。東坡《與黎希聲尺牘》云：「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時熙寧十年。按邁爲嘉祐二年生，至是整二十歲。」蓋算虛歲爲二十。

元豐元年（一〇七八）八月十二日，蘇邁長子蘇篁生于彭城，蘇軾命名曰楚老。蘇轍一女出閣，召蘇邁往南京襄助。

蘇軾《與李公擇書》：「某輒有一孫，體甚碩重，決可以扶犁荷鋤。想公亦爲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略）邁往南京，爲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全宋文》第四三冊卷一八九七）又《中秋見月和子由》：「卷簾推戶寂無人，窗下啞啞惟楚老。」自注：「近有一孫名楚老。」《樂城集》亦有中秋詩，乃元豐元年作。《總案》卷四五：「篁，軾孫，邁長子，符之兄也。元豐戊午八月十二日生于彭城，軾命之曰楚老。年二十四而軾卒。」

二年正月己亥，蘇邁從父遊徐州桓山，分韻賦詩。

蘇軾《遊桓山記》：「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略）從遊者